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穀梁折諸卷三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段文新

穀梁折諸卷三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閔公

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虞書舜格于文祖孔傳云舜服堯三年喪畢即政伊訓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傳云居位主喪而太甲中篇冕服奉嗣王歸亳孔傳以為湯崩二年服闋踰月即吉服愚按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因之稱外丙仲壬即

位若干年雖孔氏程子各有異議而蔡註定以為服仲壬之喪近世萬斯同作歷代紀元彚考湯崩于三十祀丁未太甲即位于癸丑中更外丙仲壬六年以堯元載甲辰長歷推算皆合此嗣統傳國必服三年之喪之明徵也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付畀攸歸隆孰踰焉五帝官天下不行于後世三王家天下其不幸而有兄終弟及支子入繼者穀梁之文誠萬世不易之經公羊亦云孰繼繼子般也般雖未踰年不成君在閔公受國焉者不可不以君事之僖公係閔兄而受國于閔夏父弗綦躋僖

公則為逆祀後世人主或暱其私親好自尊大漢哀帝

追尊定陶共皇唐明皇别廟祀中宗宣宗欲降文宗武

宗明世宗不嗣武宗并不嗣孝宗皆失禮之尤者也

又

唐博士陳貞節曰父子曰繼兄弟曰及殷道弟及則非

繼矣繼之云者為人後為之子也

又

宋徽宗立執政建言上當為哲宗期從兄弟之服曾肇

進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嘗同出黃帝世數已遠舜且為堯三年喪者舜嘗臣堯故也　高宗朔望遙拜淵聖廖綱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兄之但歲行家人禮蓋高宗原不望欽宗還轅者故悖妄亦著于行禮之間非徽宗比

又

元順帝祭告太廟至寧宗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君國時陛下為臣春秋魯

僖公閔公之兄閔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乃下拜

謚所以成德也

白虎通謚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郊特牲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則始從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令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謚或一言或兩言文者以

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謚有七十二品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明不得欺天也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臣當受謚于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禄位故有謚也

其曰來歸喜之也

注國內之人不曰來言來者明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

奔國人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

張拱乾曰春秋大夫惟閔公時季子高子兩稱子聖人之情見矣

又

朱子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内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

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注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𦵏草廬曰閔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簒不君生君因亦不天死君故不令公服父喪三年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爾遽行吉祭其年八月慶父弑閔公矣

又

嚴開止曰禘者魯之僭祭君薨三年之喪畢撤寢廟而奉主于新宫然後僣禘以審昭穆此魯事之常史縱書

之經不書也今莊公之薨方二十有二月寢未可撤而以吉禮禘于莊公豈非夫人慶父將行即吉之事速其撤以自便哉于時慶父已通夫人將弑閔公而自取其國故其行事如此

不以討母葬子也

綱目發明于元魏馮太后之酖獻文帝弘胡太后之酖孝明帝詡曰其子也書弑何尊無二上也又曰母也亦書弑可乎人君為社稷人神之主大統所繫太后雖母

潛行酖毒則是滅絕正統得罪于祖宗社稷若魯哀姜預聞乎弒聖人皆以弒例書之十七史之中母弒子者二元魏之馮氏胡氏是也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母弒子祖母弒孫者各一魯哀姜宋襄夫人是也左氏詳其事而未申其義公羊則未嘗一言及之獨穀梁子有討母之文而范注解之曰哀姜預弒閔公夫然後春秋之義昭矣孔子之情見矣

僖公

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趙伯循曰此說非也假如夫人歸寧死于其國豈得云不地乎且君被弒不言地隱公是也桓公在齊被殺則書地故知在外薨者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地此理昭然

惡公子之紿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齊以桓公敬仲為君若相其不納未足為重莒人逐之于前功不可泯但其求賂不免小

人之態魯更詐戰以殺其將成季之行事不已甚乎左公皆不及穀梁之論為最正

屏左右而相搏

范注引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鬪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事之不然傳或失之

左右曰孟勞

董漢策曰太史公荆軻傳左右曰王負劒同此句法葢史記秦王方環柱走傳曰公子友處下方惶急不知所為一語救急如聞其聲

孟勞者魯之寶刀也

琅邪代醉編姜仲岳云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葢以刀字為力字之譌說詭而詞亦拗姑録之

楚丘者何衛邑也

黄炎謂楚丘非衛地故經文不書諸侯特魯自城之如城中丘城祝丘之例且謂隠七年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繫楚丘于聘魯之下知其為魯邑又魯有卜楚丘以國邑為氏其説甚辯元凱注左傳地理最詳獨未注楚丘遂滋異議夫桓公封三亡國厥功最偉公羊以城邢城縁陵城楚丘同一書法詩定之方中楚宫楚室明係楚丘而特以經文無諸侯二字盡駁三傳與漢唐箋疏之書按衛居楚丘未久戴公廬曹文公遷楚丘

僖公三十一年成公復遷帝丘卜曰三百年自此不變終春秋之世俞皋集釋義帝丘東昌路濮州觀城縣楚丘在曹州楚丘縣楚丘與曹同在一處狄自西來侵故移居東境以避之仲晦之論迨如歐陽永叔孔子不言吾不敢知同其武斷胡氏傳曰城楚丘不書諸侯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蓋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一出齊君之力故諸侯無所預焉爾

故曰仁不勝道

蘇明允春秋論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意祖諸此桓公存三亡國其有功于中夏甚大為利甚溥而邢以自遷為文衛以自城為文經故微之傳乃表之一以表維世者之尊王法也一以表傷世者之美伯功也仁即論語如其仁之仁

又

吳其琰曰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亦是此意

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
胡康侯曰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
秦之有潼關蜀之有劍嶺皆國之門户也潼劍不守則
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强諫
章蔓枝以轂走宫之竒以族行皆愈于百里奚之不諫
左傳又有舟之僑知虢之將亡而先去之其不惜强諫
不敢顧身者所謂批龍鱗食馬肝觥鴟夷之皮龍逢比

干未是佞物者也然終無補于主之不明與國之亡魏
文貞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毋使為忠臣三復斯言慨
當以慷

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

左傳僖五年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此曰五年者左傳有復假道于虞以伐虢之事而公穀
直以滅夏陽為亡虢矣

不雨者勤雨也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放讒佞郭都等十三人誅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何休注公羊引其事略同而傳云記異也不若穀梁勤雨之書為實蹟故錄于此應上公見定元年傳北史神龜元年自正月不雨六月辛卯澍雨乃降仿此

六月雨書法

又

宋仁宗慶歷三年五月上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薌上禱于天昨寢殿中聞雷遽起冠帶露立殿庭須更雨霑衣或與枯苗尚可救

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始之以幽曰同尊周也繼之以陽穀曰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桓公之霸之盛於此極矣桓何以得此楊疏引公羊于是會申四教以令諸侯蓋二傳之指相同左傳

則曰會于陽穀以謀伐楚傳于幽之始會舉衣裳之會十有一楊氏疏謂貫與陽穀管仲不欲故去之止稱九合諸侯陽穀之會兵車非衣裳矣端委搢笏傳實言之葢二傳嘗同而左傳獨異左長于紀事二傳多以傳同異辭之誤遜于左傳學者細意參核乃能得之

又

則堂曰齊桓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桓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黄至而

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黄今年會江黄皆為伐楚計也
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黄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
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召陵之師豈輕易
嘗試而僥倖萬一者哉

死于師何為不地

趙企明曰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許男非卒于
師也卒于許耳許令之潁昌也師退次召陵召陵潁昌
之邑則歸而卒于許審矣杜氏最詳于地而于侵蔡次

陘之地有所不通蔡今之蔡州也先侵蔡而後次陘而

曰潁川召陵有陘亭非也潁川即潁昌齊伐楚先歷許

然後至蔡過蔡然後及楚陘當在蔡之前不當在蔡之

後潁昌去蔡州三百里不應反退三百里也當是楚别

有陘地非潁昌陘亭愚意召陵亦非潁昌之召陵千百

載下地名更易失其處所不可從後彊合之也

菁茅之貢不至則諸

沅州歲貢包茅四十甈茅輕舟揺多致覆溺柳貫為太

常博士請附以歲貢物鎮其舟遂以為例蓋包茅之貢
元世猶存也此出黃溍集柳待制墓表左傳愚既引泉
陵麻陽釋之矣泉陵上湘也沅州下湘也皆湖南地並
録其說于此

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楊士勛疏呂氏春秋昭王征荆蠻反涉漢梁敗隕于漢
中辛餘靡振王北濟舊說皆云漢濱之人以膠膠船船
壊昭王溺焉按漢沔之間非可梁之地故膠船之說為

長出自竹書紀年

於是哆然外齊侯也

胡氏傳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于是衰矣士勛釋曰公羊左氏皆以為濤塗誤軍道故齊侯執之傳以濤塗不敬齊命而執哆然外齊侯者齊不禮于陳陳人有不服之意哆然寬大之意按

僖九年宰孔語晉侯有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之訾公羊遂云桓德衰矣然是年為葵丘之會孟子稱其盛者也若執濤塗方在四年召陵以怗楚首止以寧周甯母以服鄭一匡之烈方興未艾而遽以驕溢加之可乎存其說以見三傳之所見異詞如此

尊王世子于首戴

唐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雍王适為關内兵馬元帥僕固懐恩或子儀副之用以統馭藩

鎮君弱臣強之時亦彈壓之一法

又

首戴左傳作首止公羊作首戴注皆不名其地范注穀梁則曰衛地所謂平縣故城有首陽山後世之偃師也首陽山王伯厚定以為在舜都之蒲坂蓋禹貢之壺口雷首孔氏正義云在河東蒲坂縣南者也武子注首戴當在衛地桓公未及西略故首戴絶非雷首閻若璩四書釋地析之極詳

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

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為下執之辭五等諸侯民皆稱曰公存有王爵之限沒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盜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亡則虞為滅國故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舛而同歸生死齊稱故春秋所賤

著鄭伯之罪也

范泰曰諸侯伐國而言圍邑皆以為伐者之罪而此以

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覇尊崇王室約結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莫盛于此而鄭伯避義逃歸違叛覇王是以諸侯伐而圍之圍伐之文雖同善惡之義有殊亦猶桓盟不日以明信而葵丘之盟日之以為美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

王方麓曰哀姜淫乎慶父與弒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公以其不可入宗廟故于成風尊之以齊其父生則禘于太廟以致之矣于其歿也豈有別立宮如仲子乎有

二夫人祔廟自成風始也此猶漢呂后負劉氏稱制王諸呂文帝之後光武因尊薄姬以配高帝事正同也

言夫人而不以姓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

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太廟立之為夫人也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因禘祭而致之于廟公羊以僖公本娶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女先至遂脅公使立為夫人因禘而見于廟三傳為說不同家則堂曰文公四年書夫人風氏薨又書葬我小君成風聖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

人也正以僖公常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文公遂以祖母事之以夫人卒葬之聖人于魯先君之母不得黜之為妾是以先書于此致夫人者所以開卒葬夫人之端也

母易樹子

葉夢得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而惠后猶存襄王恐未得終安其位故桓公為此會而王出内大臣以監之母易樹子載之初命其後猶有子帶之難則桓之所慮遠

矣

毋以妾爲妻

唐玄宗武惠妃專寵將遂立爲后御史潘好禮疏諫引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爲妻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

國人不子也

康侯曰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

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幽王嘗子伯服矣犬戎殺之晉獻嘗子奚齊矣大臣殺之此言天理根乎人心雖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　荀子奚齊蔽于欲國而罪申生直以奪嫡之罪歸之

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亦詆毀之已耳沮抑之已耳未有誘導其行事設為網羅以驅之者驪姬之外賈后以手書誘太子適武惠妃以衷甲詭太子瑛婦人陰毒故其

智常同若費無極之戮郤宛李林甫之逐盧絢嚴挺之盧杞之陷顏真卿李揆蓋希世一覯焉

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

唐貞觀時康國求内附太宗曰前代帝王好招徠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于用今康國内附倘有急難于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太宗之見正與管仲同

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

楊氏曰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一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云三親廟月祭高太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二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以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則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

制則無之祭法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或一壇無墠王制則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愚按三壇同墠之說出于金縢乃是有所禱而後為之非于宗廟之外預為壇墠以待他日之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而為鬼也祭法所言難以盡信　荀子禮論篇大畧與傳同

又

朱子論古今廟制天子七廟諸侯大夫降殺以兩而祭

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宫内各有寢廟别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髙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畢

荀子禮論篇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與傳辭義皆相符合但有天下十世之句楊倞注以為十字乃七字之誤周加兩世室亦九廟耳

又

漢哀帝即位議宗廟迭毀之次羣臣以孝武皇帝親盡

宜毀劉歆議不宜毀引此云七者其正法可常數者也中宗變也苟有功德以宗之不可預為定數殷太甲為太宗太戊中宗武丁高宗周公為無逸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歆之論以太祖居中昭穆旁列文武世室在昭穆之外朱取其說以為廟制實祖述穀梁

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顧亭林曰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

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鶂六而夫子改之六鶂也穀梁子曰後數散辭也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為之說者也

伐衛所以救齊也

胡氏傳曰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遽

伐其喪亦太甚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諸侯不念其賜
而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夏之罪再書狄人伐衛
以見救齊之善後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或有以若
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弗肯搆責齊孝公者審時勢而
為言當以康侯說為正

功近而德遠矣

注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愚謂功德仍指齊桓左傳
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蓋一時歸重

如此

因邾而求與之盟 已迎而執之

穀梁實指鄫為邾所執公羊不分邾與宋何休注謂魯季姬嫁于邾季姬淫佚使鄫子請已而許之二國因是交忿宋襄為此盟以解之反為邾所欺其說與穀相合獨左氏以邾為宋所使家則堂曰宋襄平日好名而畏義方其為太子以讓國聞其後與楚戰不鼓不成列豈有今日而用同盟之國君于淫昏之鬼無道若此乎高

郰孫氏云邾鄫世仇宣八年又戕鄫子于其國經不及書而見于左氏以彼證此又可以釋宋襄之獄矣

我無加損焉

疏春秋有改舊義以見褒貶者亦有因史成文以示善惡者為齊桓諱滅之類是改舊也梁以自滅為文鄭棄其師之類是因史之文也故傳云無加損

以是為閔宮也

熊過曰西宮之解公羊杜氏之說同但稱宮者多指廟

為言惟傳乃有小異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則西宮者謂之小寢别宮如公羊杜氏可也例之火踰公宮之說亦可也其如春秋之所稱宮者皆以廟言凡居室皆不稱宮故王姬之館人居也稱館不稱宮謂凡室皆可稱宮經無是法也西宮書于經者也以經之例觀之是不可證其為廟乎不獨春秋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鄭箋曰楚宮謂宗廟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鄭箋曰居室也又如采蘋公侯之宮毛氏曰宮廟也凾上入執宮

功所謂營居室宗廟爲先故稱宮功也至魯頌閟宮亦是魯人妥靈之所是宮之必爲廟而室之不得以淆其辭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桓僖公宮災親盡而不毀者杜征南之說也然成公六年常立武宮定公元年常立煬宮矣是三公者皆春秋以前之君也其親盡當毀視之桓尤甚孔子言當毀何不及武煬而何言僖乎桓僖之不毀譏以季氏當時武煬之立又誰主之乎則征南康侯之二說愚皆不達矣

隨國也

左傳多先經以起義于桓六年紀楚武王求成于隨八年而敗隨師莊六年楚子伐隨而死于行隨之為國不啻舊矣至是鬬穀於菟復伐隨而取成為僖二十年隨始見于經穀梁家之視隨如項如梁懼學者之不解而申之曰國也與鄫與邢鄀部僅僅以邑著者不同焉已矣此讀二傳者不可不尊左氏也此史學之有功于經也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孫子謀攻篇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

則是棄其師也

雩汜連敗宋之棄其師審矣柰何復以信與道許汜之戰哉　經書鄭棄其師傳用其語以況宋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

唐天寶十五載綱目書帝出奔蜀尹耕道發明引傳文

而曰禮天子不言出蓋王者以四海為家故所在曰行在巡狩行幸曰車駕次于某一旦失國奔走曽匹夫之不若故不以天王之禮予之而以匹夫庶人之事待之綱目之于玄宗春秋之于襄王皆重絶之也君子不親惡大惡至于如此雖欲不絶之而不得矣

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張溥列國論曰狄滅邢衛齊桓存之衛之讎狄也非邢也邢與衛親則兄弟勢則輔車國雖小而存之可以捍

狄可以藩衛不勝一日之忿詐而滅之是自去其蔽而適為敵人所快也是故滅邢春秋所惡也不敢敗狄而先滅邢尤春秋所惡也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注孔父事宋殤公後世族姓有在位者而見法隱而不忍稱名氏劉原父曰春秋非孔氏家牒當為後世書法何擅諱其名氏乎

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

頓之于陳猶滑之于鄭鄫之于邾州蓼之于隨操縱惟命而楚故圍陳以納頓其後昭二十三年陳頓皆隨楚以戰吳于雞父則兩國之形勢情事瞭然矣二傳好為釋詁之文反墮拙深

再稱晉侯惡也

胡氏祖其說曰再稱侯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盖衛已請盟而晉弗許文公能忍于奄豎里鳧須獨不能忍于曹衛乎萬正淳駁之以質朱子曰或是事

勢有宜然者豈有楚人暴横諸侯皆南向服從而得一晉君以張中國之威春秋顧遽貶之乎今以楚人救衛為善楚貶晉凡書救者未有不善則文九年楚人伐鄭趙盾合魯衛宋許救鄭而以為罪趙盾何也學春秋者固不可執定例以害大義也

全天王之行也

皮日休曰齊桓救衛不書狄滅晉文召王云狩于河陽曰狄實滅衛因桓救而獲全斯不滅矣文實召王因王

來稱狩斯不召矣苟桓不能救衛文不能匡王必書狄滅衛晉人召天王于河陽矣故春秋之時滅人國者衆救人國者鮮仲尼旌其卹患也背周者衆朝周者鮮仲尼旌其勤王也文苑英華載襲美春秋決疑十則姑録此篇

諱會天王也

王方麓曰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朝者位于内朝而序進覲者會于廟門外而序入此朝于京師之禮也京師之

外則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岳有常所未有非時出王畿以見諸侯諸侯亦即其所而朝焉者有之自襄王始其詞則勞晉侯也其跡則若從諸侯之會也故曰諱會天子也其名則朝也其實則致天子也故又曰全天子之行也

為天王諱也

啖子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怠于臣禮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强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

意故請王至温而行朝禮若天子因狩而諸侯得覲然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教之罪人也其可以為訓乎若原其自嫌之意嘉其尊主之心則晉侯請王之狩忠亦至矣故夫子特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所謂春秋之作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

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慎矣

齊桓晉文相繼為春秋之霸獨穀梁子于齊桓稱其信厚稱其愛民以為信其信仁其仁且曰端委搢笏而朝

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其于晉文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偵矣前乎此者曰惡晉侯也于此又曰逆辭也蓋先儒之論三傳謂左氏傳事不傳義公穀傳義不傳事朱子亦謂左氏事詳而理差公穀理精而事誤今公穀所傳之事較之左傳十不逮一間有所傳而事誤者亦有矣就事而言孰有大于城濮之勝孰有大于踐土之盟而公穀不一傳其事明明于事必無所誤而必不屑與之傳蓋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

而不正正譎分而二霸之品定矣公穀作傳之指出矣學者知以理義求公穀無徒以事核公穀可也僖三十二年經書晉侯重耳卒無傳注引徐邈曰魯政雖陵遲典刑猶存史策所録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修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指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多少此葢修春秋之本旨師資辨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也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蘇東坡曰春秋書猶者有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區區焉掇拾其遺亡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所以存周之遺典也或曰魯郊僭也夫子何存焉曰賜者成王也受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成王伯禽不見于經

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

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

劉原父曰平心論之晉則背殯厄人于險而秦反見狄不亦誤哉曰亂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别此吾所不知也若求于書秦穆公敗于殽悔過自責仲尼取秦誓以次三王之末因此論之秦之不為狄自殽之戰始則可矣未見其始為狄也

又

王伯厚曰秦自殽之敗即楚見呂相絶秦故穀梁子云然止齊曰楚之霸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按秦晉楚離合之故見于經傳者甚悉迨定四年吳入郢而秦起兵救之楚以不亡凡桓文攘楚之功皆僨于晉襄先軫君臣見利忘義殽之一戰二百四十年之樞軸轉焉穀梁立説自是責秦論世之君子于此觀變

可殺而不殺舉輕也

韓非子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

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之而况于人君乎

實之為言猶實也

劉向曰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董仲舒以為臣下强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棗實當燠之罰也

穀梁折諸卷四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文公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則堂曰春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以加服而錫命者始得國而錫命晉武公也有功而加錫晉文公也已死而追錫命魯桓公也錫之命使之討諸侯之無王者齊桓公也立八年而後錫命魯

成公也事不同而皆曰錫命此以僖公既葬而命其嗣子爲諸侯文公除喪而不往拜王命則有脤也失禮在文公不在天王也

喪主於虞吉主於練

鄭康成祭法篇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木許慎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故虞而立主以祀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徐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

攝主而往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無以知其尺寸然推義謂亦應有汪鈍翁曰廟所以栖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足矣廟何爲者

作主壞廟有時日

朱子曰先王制禮本縁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生事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以神事之也

於練焉壞廟

魏了翁讀書雜鈔遷廟早晚左氏以為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傳云烝嘗禘于廟杜服以為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為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衛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

是鄭之所據

又

萬斯同曰穀梁言練而作主壞廟鄭康成從之張横渠
黄勉齋亦從之杜元凱本賈服之說言遷廟在三年喪
終而穀梁疏因之吕與叔亦謂旣除喪然後主遷新廟
衆言淆亂如此愚謂論周家之禮當以周人之言爲據
穀梁子周人也以周人而言周制豈有謬乎遷廟之期
儀禮戴記無明文幸有此傳可據則據此傳以斷周制

自無可疑且桑主曰虞旣用於虞祭之日則栗主曰練必用於練祭之時旣作主則入廟矣豈有名之爲練主而不用之於練祭者使其仍祔于祖廟則不必更作新主旣已更作新主則必遷之于新廟可知矣不然何名爲練主而又將何所置之乎說者謂練主雖入廟亦仍還祀于寢與虞主同是又不然虞主無入廟而還寢之理練主亦豈有入廟而還寢之理倘果還祀於寢則是時王父已遷將廟有虛主矣孔子言之曰七廟五廟無

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國君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

爲無主爾孔子謂廟無虛主而諸儒乃欲使廟有虛主

乎故言練主不入於新廟與言入廟復祀於正寢者皆

顯背乎孔子之說者也作主即以入廟而遷廟即在練

時章章矣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

注僖公憂民歷一時輒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書是

不勤雨也

先親而後祖逆祀也

逆祀者升僖公于閔公之上范氏獨謂親謂僖祖謂莊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于禰以致雊雉之變文公傎倒祖考不足多怪楊氏旋即駁之以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爲喻若云僖在莊下夷狄猶自不然況號爲秉禮之國者乎按公羊傳與穀全同何注亦如左傳之說武子怪論不足哂也

逆祀則是無昭穆也

賈公彦曰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故别昭穆也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上爲昭以閔爲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居昭位升僖於閔上爲逆祀案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云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得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别

故於後皆亂也

又

則堂曰胡康侯謂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名號不同其爲世一矣是以閔公父視僖公爲禮則莊爲文之曾祖桓爲文之高祖祫饗之序兄爲昭而弟爲穆昭穆紊矣杜元凱曰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之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逆也孔仲達釋之父子昭穆異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閔當在僖上今升僖於閔此

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分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已宜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愚按明代興獻禮議霍韜援諸樊兄弟迭爲後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摽論正與之符然當觀其立意之所在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明以父屬閔子屬僖爲人後者爲之子嬰齊歸父有家猶然事之如君父焉者受國焉爾魯之閔僖明之世宗孝宗有國與天下者何如重且大子繼父爲世及弟繼兄爲弟及

亦未嘗執世字以限之快一言之辯足以折千古之經

哀公四年孔子在陳聞火而知其爲桓僖之宮歷文宣成襄四傳至昭定高祖之父禮所當毀定于昭爲弟及孔子原不於定公之世遽議毀僖蓋昭穆之倫祧毀之次私親大統之權衡議禮者勿以辭害義可也

又

徐乾學曰公羊之說謂先禰而後祖穀梁之說謂先親而後祖是明指閔公爲祖僖公爲父矣即左氏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之說其義亦然蓋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
其統則降而爲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乎僖則尊
而爲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
昆弟爲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故弟而
繼兄之統弟即子也即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
公躋僖於閔上是躋禰於祖上矣故公羊謂先禰後祖
穀梁謂先親後祖而左氏亦譏其子先父食也或曰兄
弟不可以爲子而子之是亂天倫之序也曰王侯之禮

與臣庶不同王侯以承祧爲重承其祧則爲之子矣閔公之薨僖公行三年之喪是固子爲父之服矣既服子之服而不正子之名無是理也或曰若是古不云兄弟昭穆同乎而奈何亂之曰此亦諸儒之說禮經未嘗有是也若兄弟果同昭穆則夏父此舉昭穆原未之紊也魯之有司何爲青夏父以非昭穆乎乃知魯有司之言斷以賈公彥周禮疏爲正而孔氏假昭穆以言之之說不可據以爲信也

又

元魏孝文帝殂將祔神主於廟蕭太常卿崔光以爲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黄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欲按奏光時孫惠蔚侍讀東宫舉朝推爲碩學曰此深得禮變爲書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名惠蔚與巒建議而巒理屈乃從焉

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僖八年齊桓公會諸侯于洮以定襄王之位王子虎實

列盟首甚有造于王室故王臣不卒而此獨書之陳止齋曰於襄王之世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世有劉卷焉王室其庶幾乎故各志其卒

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上下皆合言甚也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内娶大夫專恣殺生不東故螽先死而至

賵以早而含已晚

左傳宰咺歸賵有贈死不及尸弔喪不及哀之譏此以

施之諸侯同盟大夫同位平交等夸先時後時皆所不可若天子至尊諸侯與其母妻之爲夫人者莫非臣妾恩禮有加已爲稠疊此傳文云不周事也於榮叔之來責其早晚不時疏引舊解以爲諸侯及夫人有疾則告于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則止今歸賵太早歸含太晚故譏之冠履倒置事使反常大亂之道胡氏傳曰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

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又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賵焉公羊文略而指與穀同按此等二傳之義理一皆刺謬故當聽宋儒之別議孤行者也

君漏言也

楊誠齋傳易不出戶庭繇辭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按史傳之類此多矣最可慨者爲京房燕見元帝白石顯之奸王章奏對成帝斥王

鳳之專政及明成祖聽解縉不立漢庶人英宗召見岳正深論石亨張軏彼疎遠新進之臣何遽敢觸忤權奸指斥左右爲之君者旣燕閒而納之咨嗟而嘉許之彼自以爲草茅遇主千載一時許而不言臣則有罪乃未幾言出而禍隨身未庸而先蒙咎其向之誘之使言者反若爲求魚之餌係獸之蹄也可不悲哉

又

韓非子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

危而有當君將何以飲君曰以死危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昭侯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卧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

晉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所進達人皆不知其由或謂愼密太過者祜曰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

又

唐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事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舊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對仗讀彈文一以杜讒慝之路一以達疏遠之情時事固有別也

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

唐武后議告朔辟閭仁諝曰經無天子月告朔惟玉藻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干

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誼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旣視朔遂登雲臺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張齊賢質曰穀梁稱閏月天子不告朔他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正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玉藻閏月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議者以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旦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干寶謂吉爲朔故世人謬吉爲告據繆失經不得爲法王方慶

言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於國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於煩請以每孟月視朔博士兼從其議

輟戰而奔秦

呂圭叔云秦晉自殽之役結怨搆兵償報不已疑先蔑迎公子雍之事不足信又疑先蔑既逆雍不應又爲下

軍將以禦送雍之師當從穀梁輟戰奔秦之說案爾日情形奕碁置子一任趙盾所欲爲賤公子樂則殺之重公子雍而又拒之倉皇令狐一戰竟未知雍之所終蔡廓語謝晦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盾之凶悖岸然不以爲異此先蔑指蹤由人乘間得脫既失滕公迎代邸之功亦免裴之横距貞陽之敗預於將兵而不預於戰左穀二說未始不相成也

求全甚矣

宋高宗時有户部官進錢入宫者趙鼎問帝曰其人獻錢耶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黜其人於遠郡

舉天下而葬一人

陳止齋曰會葬不書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書葬楚康王卒襄公

送葬而靈王不書葬不臣于周而詘于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范注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説嫁娶之限不得復過此爾舜年三十無家書稱有鰥周禮女子二十未有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書稱成王

十五而冠著在金縢

又

吳其琰曰孔子十九而娶說者以爲孤子當室是又禮之變者

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也

自殽已來秦晉之戰及必歸晉曲皆在晉也背恩忘親世婚而爲世讎令狐之役逆子雍而旋背之復邀擊而敗其師視殽之役秦先襲鄭滅滑猶得稍分其過至令

孤而晉人之爲虎狼至此人不食其餘矣顧穆與康不務德以通中夏尊王室而沾沾報復是謂憤兵與晉之不服罪求盟逞强相攻厥罪維均傳譏之曰亟蓋兵非聖王所尚也秦於此役不得志而返嘗視晉之所仇而與之爲好後成十三年麻隧之役襄十四年棫林之役經皆書晉以諸侯伐秦而春秋終矣三家分晉仍競力擯秦戰國策士之言縱横者猶以山東諸侯與關中分爲兩戒山河嗚呼何其甚也

太室猶世室也伯禽曰太室

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陳氏禮書曰周于三昭三穆之外有文之世室魯于二昭二穆之外有魯公之世室

是郤克也

納捷菑之事左傳作趙盾公羊作郤缺克乃缺之子核其年歲尚在郤缺爲卿之時謂爲克者謬不待言左氏據列國簡書缺之説亦未必是

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陸伯沖曰聖人作春秋懲亂賊若未踰年君被弑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得肆其奸凶故原情立義而以弑君書晉奚齊本不正故異於此

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家則堂曰穆襄之族連歲爲亂翦君之羽翼幾盡遂奉公子鮑因襄夫人大樹黨羽爲簒奪之計昭公僅擁虛器而已華耦蓋公子鮑之黨豫自結于諸侯以免討其

不稱使不以君命至也書華孫者著其爲華督之孫如

武氏子仍叔之子也

以公爲厭政已甚矣

齊伯恒曰謁上曰告臨下曰視閏月不告朔簡宗廟也

四不視朔厭朝政也

又

胡氏曰文公厭政備見于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

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

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上句姪娣者不孤之意也言君母與其姪娣均倚得立之子以奉養三人合左右媵而言夫宮閫之内嫉忌者多嘗旁求典故證合此傳者殊難惟衛莊姜與陳戴嬀友愛肫篤戴嬀本爲厲嬀之娣厲嬀生孝伯早死當桓公卽位十五六年閒若厲嬀猶在孝養一庭可爲三人緩帶矣東漢明德馬皇后小年久疾家中呼相者占之

曰此大貴然少子若養他子者乃當踰于所生後章帝爲賈貴人所出而極盡子道太后貴人尊卑承順爲千古盛德所歸但未符三人之數和熹鄧太后於安帝嗣位既臨朝矣又賜周馮兩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懽等列十有餘年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亦引莊姜戴嬀爲譬三人綏帶事合而數符甚哉不妒之難東漢母儀乃能躬踐傳文懿哉

宣公

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公羊以爲一事而再見故不稱公子穀梁乃曰由上致之由上致之則與宣公同謀奪適而結婚以固位于齊矣姚承菴曰公子翬爲桓弑隱卽爲桓逆女以結齊援公子遂爲宣弑赤卽爲宣逆女以逭齊討其事同其惡同

於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趙盾許止自穀梁連類並列歐公因之著論非創題也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自附于春秋許世子止趙盾
之義前賢之合論此二事者亦不一而足矣

傷自牛作也

劉向以爲近牛禍也宣公殺子赤而自立又以喪娶區
霿昏亂之成天猶悉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

莒人辭不受治也

張元德曰易咸之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足以感之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誠出于公不必假齊言矣今挾齊爲重而莒尚不服伐莒而齊復不興至於取向而爲利之謀不能掩矣春秋皆深譏之

不正其接内

穀梁此傳文先見于莊二十七年莒慶來迎叔姬之經此爲重出而時勢事體迥乎不侔胡氏曰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於鄭子産辭而卻之使館

於外宣公以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以得此辱也愚按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天子不自主婚春秋諸侯各君其國其臣不得以上抗宣公獨壞之唐高宗韋后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供一時笑談又有天子人臣是親家詩句宣公蓋類是夫

及吾子叔姬也

陸氏纂例春秋時有子叔姬三公穀皆云同母娣妹非

也據稱子直爲時君之子以别先君之子耳或云文公女不應有兩叔姬案伯仲之外餘並稱叔故管叔蔡叔霍叔卽其例也

復者事畢也

陸伯冲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正例也當爲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皆不復更注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黄乃復

皆事未畢而復也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

徐邈曰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葬為雨止喪事不以禮制也

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呂才葬篇引魯葬定公丁巳雨不克葬戊午乃葬見古人葬不擇日鄭葬簡公不毁司墓之室日中而堋見葬不擇時傳文葬既有日不為雨止與頃熊之傳同徐邈

以爲士喪禮潦車載蓑笠雖雨猶終事喪不以制者示服之辭疏引舊解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邈說不通按杜注左傳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禮葬先卜下旬不吉乃卜中旬又次及上旬見人子思念其親不汲汲而早葬親之意文王葬王季有三日更葬之舉則鄭杜之義優於徐范云

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

元凱謂孔儀二子君弑之後能結强援定亡君之嗣賊

討國復功足以補過君子善楚之復陳李鳳雛駁之以二人從君于昏君臣宣淫無復人道君弑國亡皆此之由楚莊入陳不誅之以謝陳人而反納之使柄陳政大不厭于人心春秋書之以見楚之舍有罪登亂人初非許二人之功善楚之復之也

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

貢助異同先儒辨之不啻數十家徐邈所云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朱子集注取之於哀公問於有

若章謂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其實不至此也馬鄱陽作貢賦考助法九取其一似重于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民不過任其耕耨之事而他無預貢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為一定之規以樂歲之數而必取盈于凶歉之年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杜注謂宣公時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好穀稅取之最為確切愚意經文上書初稅下書冬蝝生或宣公十有五年適當祲歲為刻核取盈之法

以給一時之經費而後遂爲常制公羊公應是而有天災賢者立說以警苛斂其實不然觀次年便書大有年天道果不能與人主爭耶

其曰潞子嬰兒賢也

潞子之生平不槪見有一夫人不能芘以干大國之討烏得爲賢然嬰兒實晉景姊壻使晉果以哀姊之故加兵於潞則但當取酆舒而僇之慰唁嬰兒可也而竟利其國而覆其宗社與趙無卹之滅代何異焉

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

許嵩老云拓跋魏世高歡睹張爽之變而生亂心焉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於是不越三年魯臧氏與季氏共逐東門之族宣懿而成初立國有大喪廢逐不由君命政逮乎大夫倘亦風氣使然乎

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劉歆以爲蚍蜉之有翼者宣初稅畝亂先王制而爲貪

利故應是而蝝生屬𧐖蟲之孽

終身不食宣公之食

楊氏疏曰衛鱄去君傳云合於春秋叔肸不去君傳亦取貴於春秋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鱄以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已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叔肸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禄食又孔懷之親不忍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二者皆取貴於春秋按曹植耻䰠丕之篡漢司馬孚惡

晉炎之禪魏皆與此同指若徒以不食兄食若於陵仲子之織屨自食則非其倫已

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

魏禧曰凡父死而其信用之人非有大惡不可忍則必從容以禮去之宣公未殯而成公遽逐其使可謂忍矣穀梁以爲悖父胡氏以爲忘父允當然其權在季行父臧許當非成公所得主也

穀梁折諸卷四